

葉楚儉編

先秦文學選

編例

一 本編就詩經、楚辭、戰國策、左傳諸書，遴選先秦文學重要作品。每書之前，均撰略說一篇，俾讀者得知此書之梗概。

一 本編所選，詩經各篇之作者，大多數無從考證；其本事亦異說紛歧，均見各篇題解之下；楚辭作者，亦詳題解；戰國策左傳則於略說中及之。

一 本編各篇文字，各本有異同者，均於注釋內說明之。

一 先秦文學，因時代相去較遠，詞句較難了解，注家亦多異說。本編注釋，力求詳明，務使讀者得以索解。

一 本編於各篇要點及精采處，施以密圈，以引起讀者之注意及興味。

一 本編前附序言，略論先秦文學之衍變，及本編遴選之要旨；序末附列參考書目，俾讀者欲作進一步的研究時，得據以搜集參考資料。

本編限於篇幅，選擇未周，詮解失當，論述錯誤處，亦自知難免，至希賢達，予以指正。

序言

把文字聯成語句，組成篇章，用以敘事、狀物、言情、說理的，叫做「文章」。敘事生動，狀物妙肖，言情真摯，說理精闢，能使讀者感動的文章，才可以叫做「文學」。故凡文學的作品，都是文章。文章卻未必篇篇都有「文學的」價值。文章是容物的公器，其價值，半在能容之器（文章的本身），半亦在所容之物（文章內容之事物情理）。從前古文家所說的「載道之文」實指「文章」而言；不但須有「能載」之「文」，還須問「所載」是否為「道」。至於文學，則價值全在其本身之能否動人，其內容，則事不妨虛構，物不必實有，情弗嫌私暱，理更忌拘迂。故文學的作品是主觀的，情感的思想像的，夸飾的；是借事明義，託物寄興，以假為真，即小見大，情勝於理，文勝於質的。嚴格言之，惟詩、歌、小說、戲劇三者是純粹的文學；其他經史子集中的文章，至多只能說是有「文學的意味」而已。我國的小說戲劇，唐宋以後始見發達。故秦代以前，純文學只有詩歌和由詩歌的附庸而蔚成大國的辭賦。

詩歌之興，遠在文字之前。世本言伏羲作瑟，女媧作笙簧，風俗通言神農作瑟，樂所以和歌；文字

未與樂器已作，詩歌起源之早，可想而知。匈奴民歌云：「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漢書所載，雖是譯文，然必匈奴本有此歌。無文字的民族，也有歌謠；這不是詩歌起於文字之前的旁證嗎？此獐孩提之童，鄉曲之氓，雖未讀書識字，也有他們的兒歌山歌。詩歌之興起既早，我國的歷史又久，古代的詩歌，當然很多。但是散見各書的，如吳越春秋中的斷竹歌，拾遺記中的白帝皇娥之歌，帝王世紀中的擊壤歌，列子中的康衢謠，尚書大傳中的卿雲歌，尸子中的南風歌，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皆出依託，如禮記大學所引的湯盤銘，史記宋微子世家所載的箕子麥秀詩，伯夷列傳所記的夷齊采薇歌，又多係短篇。哀集古代詩歌，蔚為大觀，且信而有徵的，終須首推詩經。

漢書藝文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輶軒采詩之制，屢見於各書，不僅漢志而已。故詩經中的「風」係由各地采集而來，分國編纂的。其區域約為今之甘肅，陝西，（王、獘、秦）山西，（魏、唐）河北，河南，（邶、鄘、衛、鄭、陳、檜）山東，（齊、魯）及湖北的一部，（二南中江漢等篇），完全是中國北部黃河流域一帶——那時代的文化中心區。其時代最早的是邶風的七月和商頌五篇，（七月一詩，後世注家多謂係周公追述后稷公劉之德而

作；然觀其所歌，似爲周人自蕪遷岐以前的民間作品，且篇中「七月」「九月」……，所用皆爲夏正，故梁啓超謂爲夏代的作品。國語魯語，閔馬父云：「當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這幾篇僅存的商頌，殆爲商代郊祀的樂章，春秋時宋國還沿用的。此古文說。今文家以商頌爲宋國的詩，所以頌宋襄公者，按國語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曰：「湯降日遲，聖敬日躋。」則宋襄之前，已有商頌可知。最遲的約在春秋初年，（秦風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相傳爲秦康公送晉文公，陳風之「胡爲乎株林，送夏南」相傳爲刺陳靈公暱夏姬；二事皆在春秋中世。但無實據足以證「舅氏」之必爲秦康公之舅，「夏南」必指夏姬。惟魯頌闕宮之「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確爲魯僖公時的作品。）以西周末東周初的作品爲其中堅。其作者差不多已無從考查。（雖也有可以從本詩中找出來的，如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巷伯說「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大雅的崧高，烝民都說「吉父作誦」，也有見於他書的，如鷓鴣，尚書說是周公作，載馳，左傳說是許穆夫人作，常棣，國語說是周公作，左傳說是召穆公作，但畢竟是極少數。）其句式以四言爲主。（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敝予猶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敝」「還」均一言。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二言。召南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僅末句四言，餘均三言。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皆五言。他如「我姑酌彼金罍」爲六言，「我不敢傲我友自逸」爲八言。但以全部詩經計之，則四言句占絕對多數。我們讀了詩經，不但可以欣賞古代無名詩人的傑作，而且可以知道那時在文學史上是四言詩的全盛時代，以及那時代社會政治的許多情形。

繼詩歌而興起的文學是「辭賦」；繼詩經而輯辭賦爲總集的是楚辭。詩經是北方的文學，是黃河流域的文學；（如「漢之廣兮」「江有汜」「遵彼汝墳」之類，雖南及江漢汝水的流域，大都在長江以北。）楚辭是南方的文學，是長江流域的文學。（如沅湘澧水，均在長江以南。）詩經是春秋初世以前的作品；楚辭是戰國末年的作品。詩經的作者大多數是無主名的；楚辭的作者則爲著名的文學家，有姓名可指。詩經篇幅短者多；楚辭則有如離騷之長篇。詩經以四言爲主，雖有「兮」字調，亦不多見；楚辭則四言極少，全用「兮」字或「些」字。詩經是否全部可以入樂，固尙屬疑問，其可播之唇吻，用於歌唱，當可斷言。（詩鼓鐘云：「以雅以南。」論語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二南雅頌之入樂，似無疑問。朱熹及顧炎武則疑變風——邶風以下——變雅——小雅菁菁者莪以上，大雅卷阿以上，皆爲正雅，餘爲變雅——不可入樂。按左傳載吳季札觀樂於魯，列國

之風並奏；大戴記列魏風伐檀於可歌的八篇之列；晉書樂志記曹操得東漢雅樂郎於劉表所記雅樂四篇，騶虞、鹿鳴、文王之外，其一亦爲伐檀；似國風亦可入樂。故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卽退一步說，亦必全部可以歌唱。楚辭則九歌雖可以合樂，離騷等篇便不可歌了。但楚辭天問中，四言句極多，句調與詩經中的雅頌極相似，（例如：「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執期去斯，以兩男子！」）又有於四言句中加兮字者，（此類句法，以九歌中爲最多，例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於四言句末加兮字者，（此類句法，以九章中爲最多，例如：「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征南土。」）而詩經中如周南麟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則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標梅，（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則間一句用「兮」字，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則四句中僅第三句不用「兮」字，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則每句均用「兮」字；詩經的詩、邶、蜩蛻變而爲楚辭的所謂「騷體」，尙有痕跡可求。詩經和楚辭中間相隔的年代，大約有四百年光景。（春秋初世至戰國末世）這正是楚國日見強大，長江流域漸次開化的時期。老子一書，可說是南方學者第一部著作；其第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

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已爲兮字調的韻語。說苑善說篇載有楚人所譯的越人歌云：「今夕何夕兮，峯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新序節士篇載有徐人歌云：「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孟子離婁篇載有孺子歌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這都是些散見的詩經楚辭之間的南方的歌辭，都用兮字表歌聲的頓挫的。詩經三百五篇中，獨無楚國之風，大概楚之開化較遲，地方又遠，故雖有風謠，亦未見采。鍾儀囚於晉，南冠而縶，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謂其樂操「土風」，是不忘舊的君子。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歌「南風」，不競而有死聲。（並見左傳）漢書禮樂志謂房中初樂爲「楚聲」，所謂「南音」、「土風」、「南風」，都是指楚國歌謠的聲調而言。播於唇吻，則爲「楚聲」，寫成文字，便爲「楚辭」了。呂氏春秋音初篇載塗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這種用「兮猗」的調子，便是「南音」的一種特徵了。（漢書王褒傳載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爲「楚辭」，召見誦讀，大概就是用「楚聲」來讀楚辭。隋書經籍志云：「隋有僧道翬者，善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翬公之音。」可見能以「楚聲」讀楚辭者，隋唐間還有其人。）項

羽的拔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驩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漢高祖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是楚調，而大風歌後來定為漢代第一首樂府，叫做「三侯之章」。（「三侯」即三個兮字。）總之，詩經是全部可以歌唱的，采集的區域較廣，故聲調亦無特殊的地方色彩。楚辭的區域較詩經為狹，故聲調上全是所謂「楚聲」地方色彩特別濃厚。其可歌者，流為漢初的樂府；其不可歌者，則衍為特盛於漢代的「不歌而誦」的賦。由詩經、楚辭而衍為漢代的樂府與賦，確是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衍變。吾人研究文學，不得不上溯先秦；研究先秦文學，尤不得不注意這兩部偉大的總集——詩經與楚辭。所以選輯先秦文學，就以這二書為基本。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之賦，共分四類：「陸賈賦」與「雜賦」兩類，都是漢代的賦；「屈原賦」與「荀卿賦」二類，領袖作者都是先秦時代的人。屈賦之屬，可以說是楚辭的嫡派，以言情為旨；荀賦之屬，則以體物為工，和屈賦作風不同。荀況，趙人，後任楚為蘭陵令，終於楚。彼以北方之學者，流寓南方，那時正是南方新文學——辭賦——勃興的時期，受了文學潮流的影響，故亦作賦；但畢竟是北方人，質樸的地方性，終究要在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於是在辭賦中衍為「體物」一派。今存荀子

中有賦篇，內容爲禮、知、雲、靈、鏡五賦及僂詩；這五篇便是所謂體物之賦，今附錄於所選楚辭之後，以供參閱。（又有成相篇，頗似後世之官詞鼓詞，亦賦之變體。）

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並見論語。）春秋時，朝聘會同之際，往往賦詩以見志。如晉公子重耳出奔之秦，秦伯享之，重耳賦河水，秦伯賦六月；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奮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箜兮。（此類之事，見於左傳者甚多。）故所謂「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者，是指登壇坵而賦詩說的，故誦詩三百，期以專對四方。做詩重在修辭，鋪藻摛辭，託物寓意，言多風趣，語亦諧叶。論語言鄭之爲辭命，稗諷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語言琢練，同於吟咏。降至戰國，蘇張之流，劇談利口，辭必鋪張，意多寄託，尤近於詩。而范蠡之對越王，（見國語越語。）衛平之對宋元君，（見史記龜策列傳。）淳于髡之對齊王，（見史記滑稽列傳。）竟出口皆成韻語。屈原爲辭賦家第一人，史記本傳稱其嫺於辭令，出則爲王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及秦漢一統，辨士弭節。於是陸賈、鄒陽、主父偃、徐樂、莊安之徒，皆以縱橫之說士，爲辭賦之名家。故戰國時縱橫家言，其源出於詩。其流衍爲賦，實爲詩賦遞嬗的關鍵。戰國策爲輯載戰國策士游說之書，詭辨諷喻，十九寓言，妙語瑰

辭，俯拾即是，研究先秦文學者，不可不讀。茲亦選錄數篇，以見一斑。

孟子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自東遷以還，王室陵夷，采詩觀風之舉，已不復行，是以春秋初世而後，不復有歌謠錄入詩經，故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春秋所記史事，即起於此時，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原以春秋之褒貶，繼詩之美刺，其着眼處原在政治而不在文學；但就文學之史的方面言之，則戰國時尚有戰國策一書，可藉以考見縱橫家言，推明其上承詩人，下啓賦家，春秋時代，則孔子之經，過於簡質，公穀二傳，惟在釋經，詩經而後，國策以前，殆無專書可供選錄。左傳是否左丘明作，是否與春秋經有關，是否經劉歆竄改，固屬絕大之疑問，而其為先秦的作品，則迄今尚無可以作絕對否認之實據。此書文采爛然，記述戰事，尤為生動；至其所載專對之言，尤多辭令妙品。故亦酌選數篇，以餉讀者。國語舊亦稱春秋外傳，與所謂春秋內傳之左傳，相為表裏。康有為謂左傳係劉歆割裂國語，附會春秋，以緣飾其古文經說者。今觀其文辭，一華一質，似不相侔。故復選越語一篇，附於左傳之後，使讀者可以比較。

先秦諸子中，如孟子、莊子、韓非之類，有文學價值的甚多。一則因為諸子之書，「以立言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是有文學意味的文章，而非純粹的文學；二則因為我們這部國文精選叢書，關於先

秦諸子，已另有專編，所以概不入選。——總括地說，研究先秦文學，當以詩經、楚辭二書爲主，而戰國策次之。此編所選，於此三書之菁華，實未能盡擷。惟於注釋，則參酌諸家，力求詳贍明晰，庶幾讀者先窺一斑，更進而閱讀原書，求見全豹，才談得到研究先秦時代的文學。

【參考書舉要】

毛詩正義

毛亨傳

漢鄭玄箋

唐孔穎達疏

詩集傳

宋朱熹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

宋呂祖謙撰

詩地理考

宋王應麟撰

毛詩稽古篇

清陳啓源撰

毛詩傳疏

清陳奐撰

讀風偶識

清崔述撰

毛詩傳箋通釋

清馬瑞辰撰

毛詩後箋

清胡承珙撰

詩經異文釋

清李富孫撰

楚辭章句

東漢王逸撰

楚辭補注

宋洪興祖撰

楚辭集注

楚辭辯證後語

宋朱熹撰

離騷草木疏

宋吳仁傑撰

山帶閣楚辭注

楚辭餘論

清蔣驥撰

楚辭通釋

清王之撰

屈原賦注

清戴震撰

離騷正義

清方苞撰

離騷補注

清朱駿聲撰

戰國策

漢高誘注

戰國策

宋鮑彪注

序

言

二

戰國策校注 元吳師道撰

戰國策校刊記 清黃丕烈撰

左傳正義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

左傳杜林合注 杜預林堯叟合注

讀左日鈔 清朱鶴齡撰

左傳補注 清惠棟撰

左傳補注 清沈欽韓撰

左氏春秋考證 清劉澧撰

新學僞經考 康有爲撰

史記探源 清崔述撰

左傳真僞考 阿羅倫著 陸侃如譯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梁啟超撰

